

母亲

王军贤

从呱呱坠地开始
我们就成了母亲
生命的一部分
这种爱独一无二
任何人都无法替代

无微不至的呵护
事无巨细的嘱托
母爱是温暖如初的守望
一个人纵走遍万水千山
永远也走不出母亲的牵挂
只有最熟悉的人

最熟悉的味道
才最让人安心
天底下最好的美食
都是“妈妈的味道”

情暖五月天
呵护与教导
是春风化雨般的旋律
牵挂与思念
是永恒不变的主题

母爱如歌，充满治愈
在某个清晨或黄昏
在某个夜不能寐的时刻
在深陷困顿或无助时
自心底绵绵地响起



母亲碗里的饭

张宏霞

小时候，最喜欢吃母亲碗里的饭。

从记事起，母亲总是端着饭碗，一边喂我，一边自己慢慢吃，尽管后来我能自己端碗。母亲忙完了家务，舀了一碗饭端出来坐在院里，看见我放下了碗，就喊：“困，来尝尝，这块芋头面得很。”或者说：“快来尝尝，这些豆子煮得烂，好吃太大。”我总是禁不住诱惑，就着母亲的手，吃一口再吃一口，直到肚皮感觉撑了，才离开母亲的饭碗。我也总是说，明天再不吃母亲碗里的饭了，可母亲总能找到诱惑我的理由，不是她碗里的豆角香，就是青菜嫩，又或者是红薯甜……每次，我都在母亲的诱惑下多吃半碗饭，似乎只有和母亲一起吃，才会感觉到饭更香。

确实，从小到大，同一锅里的饭，我总是感觉母亲碗里的饭香，似乎是我碗里的饭调味好，又似乎比我碗里的饭软和，或者是我碗里的饭温度合适，总之，就是好吃很多倍。所以不论什么理由，只要母亲端着饭碗叫我，我都会乖乖走到母亲跟前，低下头，就着母亲的手，吃一口再吃一口。

姊妹几个里，似乎我最贪馋，又似乎是母亲最偏爱。记得那一年，结婚后回娘家，我已经吃饱放下了碗，母亲站在台阶上端着饭碗，又叫我了，我就走过去，站在台阶下面，母亲喂我一口我吃一口。老公笑话我：“都那么大的了，还让大人喂饭吃！不嫌羞？”我笑着说：“妈妈碗里的饭才香，你懂得啥？”二十多年里，不论母亲再忙，只要我在家，母亲都会叫我吃她碗里的饭，每顿饭我都能多吃半碗。

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我不再吃母亲碗里的饭了。也许是有孩子了，忙于照顾孩子吃饭，忘记了母亲碗里的饭；也许是忙于工作，回去的日子少了，忽略了母亲碗里的饭；也许是我年龄越来越大，不好意思再吃母亲碗里的饭了；也许是母亲老了，记不得让我吃她碗里的饭了……

今天偶然想起，好久没有吃过母亲碗里的饭了。在姊妹几个里，也许我是那个最贪吃的孩子，禁不起美食的诱惑；也许我是那个最贪馋的孩子，喜欢多获取一份独特的母爱；也许我是那个最自私的孩子，贪心母爱那独特的味道。

如今，看着年近的母亲，我怎么也无法再低头去吃她碗里的饭。回想起来，在姊妹几个里，我是体质最弱的那个，母亲总是以独特的方式，给我以独特的偏爱与滋养，让我能成长得更加结实、更加茁壮。

现在想来，我吃的母亲碗里的每一口饭，都是一种更加温情的幸福。



你好，北阳山

任改利

北阳山于我，就像一位熟知很久的老朋友，又像一位魅力十足的大家闺秀。虽然我们从未谋面，它却让我心心念念了好多年。第一次认识它是文友介绍的，镇安县西口回族镇北阳山是她的家乡，她喜欢家乡的牛羊和草地，风土人情和美味佳肴。同有放牛经历的我也被她笔下的山地和牛群吸引，被她家乡独创的美味——炸椿鱼所吸引，这让我对北阳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且难以割舍。

人常说，看景不如听景，但我依然喜欢看景。今年五一前，好友又组织去北阳山游玩，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。凌晨六点，我们从商州城出发，十点半车到达北阳山下东庄入口处。路边的木牌上写着北阳山的简介：北阳山为喜马拉雅山运动海底突起喀斯特地貌，距今约有四亿年。同行的二十人一下子活泛起来，叽叽喳喳叫嚷着拿行装。后排的大姐六十多岁了，伸伸胳膊腿笑着说，总算到了，再生会儿我可就站不起来了。几个好友帮忙去搀扶，叮嘱她当心脚下，并鼓励道，你厉害的，四个多钟头的车程坚持下来了，登山也应不在话下。大姐信心十足说，问题不大。一位小姑娘先跳下车，又打着寒颤回头叫道，冷，各位穿上外套。

我不屑，心想有那么严重吗？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是12℃~28℃，按说现在应在20℃左右了。车子下高速时我们分明看到路边的麦子已抽穗，洋芋蔓都一尺多高了，枝头挂满了小白花，农户已架着梯子在房

前屋后采摘樱桃哩，能冷到哪里去。我不以为然起身下车，刚走到门口就和一股冷空气撞了满怀，不由打起寒颤。这时想起路边木牌上的简介，这里可是海拔1900多米的高寒地带。再看路旁的田地，洋芋苗刚刚出土，大多连那层薄薄的塑料膜都未撑开，地边枝头的樱桃也只有绿豆粒大，似乎春天刚刚来到这山。

我们沿崎岖的山路前进，脚下的草也不过三四寸高，探着密密麻麻的小脑袋窥视着山峦和行人。草丛中金灿灿的蒲公英花，一朵朵，一簇簇，甚是可爱，花让草地变得丰盈而美丽。很快我们就见到第一个圆形水池，面积不足二十平方米，水很绿，池沿边一尺见方寸草不生，裸露出红色的边框，似一幅天然雕琢的艺术品。我见过色彩斑斓的五彩池，亦见过明净的茶卡盐湖，却第一次见到这么小巧玲珑的绿莹莹的高山水池。它似一块温润的翡翠镶嵌在高山腹地，似一颗装满绿意和春天的眼眸，似一眼永不枯竭的生命源泉。恍惚间牛羊和鸟兽站满了池沿，青山和绿水尽映池中。

我们继续前行，山间多灌木，红的绿的深色的浅色的叶子刚刚冒出芽苞，颤巍巍晃动着瘦小光亮的脑袋和腰身，把一个个山丘装点得甚是漂亮。偶尔路过一片松林，林深而静，一棵棵松树就地蹲坐，那些枝干紧贴地面，长长伸向远方，似乎要拥抱四面八方的客人。它们大多丛生，高不过两丈，呈锥形。林间，树前树后会不经意间闪出一座或一群怪石，有的像企鹅，挺着光

溜溜的肚皮，憨态可掬地站在树前，似乎在说：你好！欢迎光临；有的似身着长袍的神仙，神情自如地从深林中缓缓而来，令人心生欢喜和敬畏；有的似盘踞在道口的蟒蛇，昂着高高的头颅，睁着一对圆溜溜的眼睛，看得人毛骨悚然。

每越过一座山梁就有一块草地，有一到两个水池，有一二十头牛。牛儿们自由散漫地在草地上啃食、眺望、反刍，或卧在水池边半眯双眼，有一搭没一搭地咀嚼着食物，任阳光、小鸟和蚊虫在头顶打闹与欢叫，一副岿然不动、置身事外的修仙状态。对牛我并不陌生，许多六七十年代从大山里走出的农家孩子都喜欢牛，它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和乐趣，我们也把它们当家人待，啥时看见都感到分外亲切。

大家不约而同扔掉背包向池水和牛群奔去。胆小的牛会快速离开草地走向远方，胆大的会亲密地和游客互动。它们走向人群，大着胆子用鼻子去嗅人们伸出的手指和棍棒。一只小牛挨蹭着圆溜溜的大眼睛，晃动着脑袋，惹得我不由自主想要去摸它，拥抱它。此时此刻，我多想变成一头牛，悠闲地躺在草丛中，饿了起身啃草，渴了低头饮水，累了躺下休息晒太阳，和同伴一起翻山越岭，看花开花落，数星星望月亮，听鸟鸣风吟。

石林是北阳山最靓丽的风景线。漫山遍野布满奇形怪状的石头。有的突兀耸立、有的展露叠臂、有的静卧不动、有的蠢

蠢欲动、有的相依相偎……它们或立或站，或卧或跪，三五成群，挨挨挤挤好不热闹。坐在石林中，我感叹草甸的宽广、奇石的壮观，祖国山河的神奇、俊秀和美丽。眺望山坡唯一高大的杜梨树，洁白丰盈的小花挂满枝头，嫩绿的叶子在风中起舞欢愉，无不让人心喜。举目远眺，山峦绵延起伏直挂云霄，一眼眼山泉，一条条蜿蜒明净的山路，一群群欢愉嬉闹的人群把北阳山装点、勾勒得分外妖娆，让人无比留恋。

好友忙着照相，一会儿爬上山梁，一会儿攀上奇石，摆着各种姿势，似乎要和奇石争美。他们欢呼着、嬉笑着、打闹着，恨不能把这里的一山一石、一花一草、蓝天和白云统统装进相机，装进心里，带回家去。

五点半我们下山，途经几户人家，房前屋后都长着香椿树。嫩红的枝叶散发着浓郁的芳香。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哥肩挎自制的蛇皮袋子，一手拿着长长的竹竿正在钩香椿树上的香椿。老老大声问：“老哥哥，香椿卖不？”

“卖。”

“多少钱？”

“最低四块，门上收的这价钱。”

我们几个都想要，经过一番讨价还价，最终以3.5元成交。过完秤，大哥一再叮嘱我们趁鲜就吃，放久了椿芽就老了，吃不得的。

我迫不及待上网查找炸香椿鱼的做法，口水早已溢满口腔，恨不能立刻吃到北阳山的美味，并告知天下所有吃货。

商洛山

(总第2587期)

刊头摄影 郭国庆

题图摄影 任改利

人间有味是清欢

王艳荣

今年“五一”，远在东北工作的小弟吴子一家回来了，老家的新房子也拾掇停当，于是兄弟姐妹们电话相约，归心似箭地踏上了回家之路。

晴日的碧空，像水洗过似的干净，汽车在满山的青绿间盘旋而上，山路上便落满了我们的欢声笑语，绿得发亮的枝叶儿不时划动车窗，像是在和这些既陌生又熟悉的游子打招呼呢。

约莫四十分钟，车子已停在了场院里，这是母亲去世十多年后，我们姐弟在老家的第二次大团圆。可惜承载着童年记忆的老房子在前年的山体滑坡中已濒临倒塌，堂屋中间裂开一尺多宽的缝隙伤疤似的横在那里，后来新砌的院墙也倒了。这处刚刚竣工的房子，是弟弟新建的家园，更是我们的念想和传承。

寒暄之后，弟妹提议今天就地取材，做一顿家常饭菜，回忆小时候的味道，致大家曾经温暖的美好时光。我们纷纷赞同并自觉分工，弟弟他们负责劈柴煮腊肉、和面，我们姐几个则带上小铲子上了后坡。

穿过高高低低的碧树，红着脸的椿芽子

嫩生生地在树梢随风起舞，仿佛在向我们挑战。我索性抱住树干沿着树梢方向慢慢移动，二姐踮起脚伸开手臂努力向上，傲娇的椿芽儿还是乖乖地俯首称臣了。采摘一把下来，满手都是椿芽儿的芬芳，让人觉得空气都是香的。再拨开荒草，用锄头挖一挖，把带根的野小蒜一个一个地挖出来，顺带掐些嫩生生的韭菜，捋几把绿莹莹的苜蓿，摘一掬水灵鲜红的杈把果，满载而归。

一边择菜做饭，一边叽叽喳喳地聊天，小时候细碎事儿就像那眼永不枯竭的山泉，从岁月深处汩汩而来。弟弟说，记得有一次三姐打猪草回来，还给他逮了只可爱的小野兔。“柳树洼的野草莓应该红了吧？小时候出门，总要溜到那儿猫着身子摘些，一边吃，一边用有韧劲的狗尾巴草串起来带给你们，记忆犹新啊！”大姐慨叹道。“妈从路边捡的那株蔷薇应该开了吧？没想到竟长得那么茂盛，虽然没人侍弄它，可年年开花，要把它挪到新房子这儿来。”二姐嚷嚷着。

每一个话题，都让我们唏嘘不已，都让人不知不觉就回到了小时候……

好吃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我负责烧火，抓一把刚从小树林里捡拾的松针塞入灶膛点燃，再把松球和干枝儿送进去，火苗倏地就蹿起来了。随着火焰的跳跃，铁锅里的油发出了滋滋的尖叫声，大姐把葱花倒进锅里，一股香味钻过窗棂飘到了后山，不到两分钟，小蒜炒腊肉就出锅了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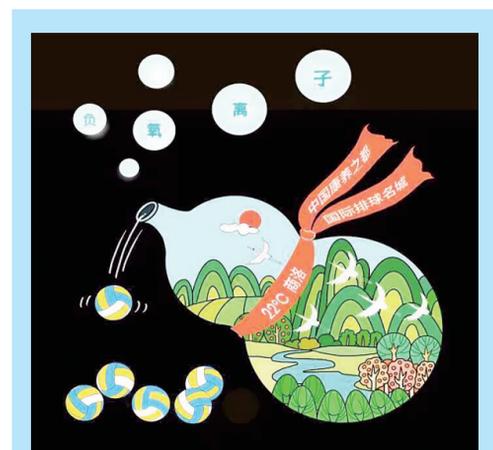
谈笑间，一顿简单又丰盛的晚餐上桌了。唤回坐在屋檐下看袅袅炊烟出神的父亲和几个疯玩的孩子，开启舌尖上的美味，一家人的幸福时光就这样氤氲在熊耳山对面的小山村里。凉调的苜蓿脆生生的，和椿芽儿的稳重深绿相得益彰，口水就在嘴里打转转。小蒜炒腊肉是小孩子的最爱，铁勺炒鸡蛋则是我们最怀念的事，因为那是小时候我们姐几个都曾享受过的生日礼物。主食是韭菜鸡蛋饺子。鸡蛋是村里婶子给的土鸡蛋，皮儿是大姐在大案板上擀的，大家围坐在小饭桌边一齐动手，一大簸箕饺子很快就包好了。柴火灶就是给力，一簸箕饺子刚刚跳水潜入锅底，瞬间就又钻出了水面，咕嘟咕嘟的热气吐着泡泡，

白白胖胖的饺子翻滚着、跳跃着，仿佛刚出浴的小白鹅一样摇头晃脑，可爱极了。

吃完饭天色尚早，我们坐在院子里喝茶聊天。不用抬头，远处的熊耳山就是一幅纯手工的山水画，朵朵白云悠然飘过，深深浅浅的绿铺满了连绵的山坡。近处，高高低低的鸟鸣声不绝于耳，或清脆婉转，或短促浑厚。突然，扑棱棱一声响，两只长尾巴的雏鸡扯着嗓子从草丛里蹿了出来，箭似的飞向长满白皮松的沙坡去了……

小顽童们又开始了他们的快乐时光，爬树、抓石子、玩泥巴、荡秋千，虽然一个个变成了小花猫，但依然玩得亦乐乎。新栽的果树已经成活，洋芋苗已钻出了地面，我们忙着拔草浇水。父亲说，他点了豆角，种了黄瓜，再过个把月，院里就绿起来了，蔬菜绝对够吃了。于是，我们又开始回忆小时候的院子，憧憬新宅子“榆柳荫后檐，桃李罗堂前”的情景。我知道，它已经在路上了。

“蒙茸蒿笋试春盘，人间有味是清欢”，突然就想起了这句极喜欢的诗句。所谓清欢，大抵就是今天简单而纯粹的样子吧！



养生“丸” 张红彦 作